



国家图书馆藏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

淞沪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续编 II

第十一辑

上海一日② | 朱作同 梅 益 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系列丛书

淞沪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续编 Ⅱ

第十一辑

上海一日② | 朱作同 梅 益 主编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第四輯

生的掙扎

尋母

矛 岡

幾天來總是打聽着媽的下落，和新進所裏的鄰人談起，有的說媽給膏藥飛機炸死了，有的說還好好的在家裏。雖然收容所裏不要我一個錢，給我二頓飯吃，可是總睡不下去，晚上總是睡不着，成天的呆望着大門口等媽來。昨天他們又在一堆堆的談論着，面色是相當的緊張，我知道南市的陷落已是一剎那的事，再加上那雜亂的鎗砲聲更使我着急。

當天還罩着一層灰色霧氣的時候，我已醒了，他們都還在呼呼的甜睡着。但是我怎麼會忘記媽呢？——除非是喪良心的。機槍聲響了一整夜，清早飛機已經大羣的在頭上飛去，我再也不能躺着了，一骨落的翻了起來，把身上的幾個白蛋處了死刑，洩了我的恨，又把稻草理了一下，翻身撞進管理先生的臥室，冷不防先生在

夢中叫了聲「誰？」把我嚇得退了下來。鼓着勇氣，把母親受了傷，住在親戚家，和急須去探視的理由，略說了一篇；先生見我眼中充滿着淚，同情的揮了一下手，吩咐我下午四點之前一定要回所。我沒有聲息的溜出了收容所，輕快的沿着愷自蘭路一直奔去。商店還在睡夢中，路上是冷清清的，只有飛機在頭頂上盤旋着好像伴護我，只有我刻刻的向他注視，恐怕它向我下蛋。

陽光帶來了熱鬧，我看見人們都在東張西望的匆匆的奔跑，不覺驚疑起來，後來從一個老女人囑付他小兒子的話中，才知道是「恐怕吃流彈。」這使我觸景生情，又想起了慈愛的媽。沙堆旁的洋兵是增多了，鄙視着我。我依次向鐵柵外成萬的人海中找尋我的媽，但是總被洋鬼子惡狠的趕跑了。

上午過後，我躲在馬路口向那面張望，眼見一大羣的汽車裝來了美味的大餅，向那鐵柵外拋出去，接着一陣陣的騷動和呼喊。我收緊了褲帶，搜索着，但是那裏有媽的影子？槍聲，烈焰是漸漸地迫近了，外面的人頭像浪一般的在掀動着，可是人間地獄是這樣分別得清爽，誰來理睬你？

我開始踱回去，人是一堆堆的在議論着，店鋪是上了牌門，我當是罷市了。那邊救亡會的門上加了二張交叉的封條，「媽的！」我轉入了呂班路，看熱鬧的倒不少，但都是觀望不前的，我假裝向洋巡捕揚了揚手，表示我是住在那邊，於是獨個子通過「封鎖線」，

後面一個郵差跟了上來。「嘟嘟……」「咯咯……」我連忙的避到水泥的電桿柱後面，「噓」的一聲把柏油路上的泥灰揚了起來，流彈多麼可怕。意大利式的老鷹在窺視着我，我恐怕被發見。黑點漸漸地由小而大，接着轟的一聲，黑烟冒了起來，我只有祈禱着母親平安。鐵門外蹲伏着大羣的戰士，「拍拍！拍拍！」有幾個跌了下去。炮彈掠過我頭頂的天空，火藥氣和血腥氣幾乎使我作嘔。槍炮聲慢慢靜了下去，模糊的黑影垂着頭，向後退却了。

突然四五十個洋兵飛一樣的奔了過去，很短的時間，他們接來了幾百個年輕的兵士，數十輛的汽車集中了，那些黑色怪叫的吐火的東西和人都被汽車載了去。我在人堆中找尋我的媽。人們都懊喪的散去，四圍是寂靜了，我好像聽到在濃煙縈繞中的慘叫。我頹喪的跳了回去，晚飯已發過了。在黑暗中我向著紅光照耀的天空禱告，希望着媽是平安的還在人間。(291)

去年「九一八」之夜 戀 瑛

(一)

午夜，四週沒有一絲的燈光，整個的宇宙靜靜地，九月的月亮，朦朧地照過了原野。一隻花白狗，躺在路旁，那餓扁了的肚皮，一起一伏地蠕動着，當聽到我們的腳步聲時，立刻跳了起來，一面逃，一

面還是汪汪地叫。

我們一夥兒，剛從火車上跳下來，爲着今天要想進租界，所以走得特別的快。

「幾點鐘啦？」

「唔，九點半吧。」斯泳看了一看手錶，回答我。

(二)

一塊烏雲移過來，月亮陷進雲團裏，大地立刻黑暗，一會兒月亮從雲山中爬出來，又跟着我們跑。在轉灣角的大樹下，站着一個年青的兵士，手緊緊地握着槍，正在練習開步的姿勢。

「你們從那兒來的？」

「我們是老百姓，剛從火……車上下……來，」斯泳口中說着，一口不流利的北平官話，聲音中還帶了些發抖。

(三)

沿路的小房子緊關着門，屋子裏沒有半點兒燈光透出來，我們一夥兒踏着零落的步子，向徐家匯走去。

「轟……」

「打雷？」

「不是雷，是砲聲！」

突然一條電光裂開來，把整個的原野，在人們的眼簾中一閃，剛才說「砲聲」的人沒有話說。

法租界的鐵絲網邊站著許多人，因租界內戒嚴不能進去。
「等到明天五點鐘。」巡捕神氣活現地喊著，不時用那犀利的眼睛向我們一掃。

我們揀了一個地方坐下來，把包裹填在屁股下，低著頭沉沉地睡去。

「小珣，露天睡要受寒的，起來！我們去吃豆腐漿吧！」斯泳推著我。

「那兒有豆腐漿？」我一聽見「吃」就跳了起來，手搭在斯泳的肩上一步一步地走向那邊的小房子去。

(四)

小屋子里擠滿了人，因為夜裏天氣太涼，我們都擠在一塊兒。

「喂，四碗豆腐漿，八根油條。」

豆腐漿的味兒不錯，尤其是餓了大半天的我們，真把牠當作金湯玉液了，一個人喝了二碗，又吃了兩根油條，心中還有些不夠似的，但是終於跨出了門，只走了十步路，還回過頭來望一望，有些戀戀不捨。

(五)

石階，冷冰似的，眼睛又想睡了，可恨那個蘇州人真有些討厭。

「僚阿曉得，大世界格炸彈是啥人……？」

「他媽的，真討厭！」斯泳最討厭蘇州人，尤其是說著蘇州話。

風吹過來，帶着一陣陣的寒意，我加上了一件衣服，向豆腐漿店望了一眼。

(六)

天空黑黑的，月亮照在石階上，六七隻飛機在薄雲裏很快地竄着，隆隆的聲音一陣陣地傳入我們的耳鼓。

「中國飛機來了！」有人在喊，大家的眼光都射向天上，一顆顆的紅星升上天去，接着就是高射炮，驚醒了睡着的人。

白煙一縷縷的瀰漫在天空，一點點地散開，慢慢地落入雲中。「Bang! Bang!」幾聲巨大的炸裂聲，我們興奮得跳起來。

飛機完畢任務，飛入雲層，向南方飛去了，遺下來的是幾十顆興奮的心。

(七)

太陽還沒有升起來，東方的天空泛起一陣魚肚色的白雲，曙光四面散射着，映出紅的，藍的，白的……

在露過了一夜的我們，舉着疲乏的腿，一步一步地挨著回家去，馬路上冷靜得沒有一輛車子與一個行人。(235)

悲慘世界

顧旭初

從朋友寓所裏出來，已是晚上十一點，在白天也並不怎樣熱

闊的街頭，靜寂得簡直使人疑心置身在荒山之中；那幽暗的燈光，那躺在地上的樹影，那蟠伏在街兩旁的積雪，使你的心靈上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惆悵。

踏着昏黃的燈光，飛奔着，向着那儘在往後伸長的馬路。

「先生……先生……」半空裏飄起了悲慘的呼聲。

音調淒涼到極頂了，尤其是在這死寂的黑夜，然而在聽覺上太熱習了這種聲音，我連頭也不回一下。

「先生……請你……先生……」

面前的影子已不止一個，當腳步聲逼近耳畔的時候，我殘忍地吐出了：「我沒有錢！」

「我不要錢。」

「那末，你……」好奇地回轉了身，映入我眼裏並不是想像中衣衫襤褸的乞丐，而是一個很結實但是似乎很愁鬱的中年男子，旁邊還有一個五六歲光景的小孩。

「先生，請你不要拒絕我的要求。我想把這孩子送給你，是的，我沒有說錯，請你收留他，但是千萬不要誤會，我並不是想換錢！」

打那兒說起呢？平空地想把孩子送掉而又不不要錢！

「先生，別懷疑，我誠懇的請求您先生，我沒有家，砲火奪去我的妻——他的娘，風吹雨打，長長的時間在艱難困苦中飄泊過去，現在，這種生活，良心再不允许它繼續下去了，我決定到內地去，但

這孩子是阻礙……我捨不得拋棄，可是叫我怎麼辦呢？……」

「那末把他送到收容所去得了！」我淒然地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凡是經過我請求的人也都同我說過。但是，先生，在冷靜的街頭，不是常常有小孩的屍體拋在地上嗎？報紙上不是說難童死亡率高漲嗎？這叫我失掉了勇氣，並且我還這麼想，假如有一個好心的先生肯收留，時常告訴他家是如何毀的，媽是為什麼死的？爸是怎樣失掉的？自己的苦又是為誰吃的？那麼，將來長大起來，也許會比他的爸爸中用一點。……先生，你說我在發瘋嗎？或許是的，誰願意平空地找這許多麻煩？但我相信，在廣大的人海中，我一定會找到同情的人的……誰知我跑遍了大街小巷，人們都拒絕了我！先生！請求您的哀憐，救了我的孩子吧！」

熱淚在打轉，血液在奔騰。我恨不得撲過去告訴他：「我答應你，我決定照你的希望做去！」但是立刻我想起了自己的境遇，我失去了勇氣，剛才的熱情變成美麗的幻想，痛苦咬住我的心。

「請你原諒，朋友，我同情你，但是我沒有能力幫助你，這兒有……」以下的話我說不出，把二張紙幣塞在他手中，回轉身拔起腳向前就奔，我想逃出這悲慘的世界，去掩面痛哭。

「先生，你不要這麼殘忍啊！」後面繼續送來比在宰割羔羊時所發出的悲鳴更淒涼的聲音。

但是，叫我用什麼話來回答他呢？天哪！（選自文匯報世紀風）

同情

金谷

民國二十七年的初春，在上海的一日，氣候好像特別冷，溫度在冰點以下，太陽好像怕羞的樣子，若隱若現的老是竄在雲堆裏，裂人皮肉的西北風，吹得怪緊的人在外面跑着，兩隻耳朵被刮得麻木，像失掉了的一般！

在滬西××路的起點處，那幾幢建築得矮小而精緻的房子，據說是××××的宿舍，宿舍的四週，植着許多常青樹，尖厲的寒風吹來，常青樹便發出蕭蕭的聲響，使人意味到在不遠的地方，有千百萬英勇的戰士們，正在鏖戰喊殺着！

從宿舍南向沒幾步路，本有一片大荒場，現在却蓋滿了許多的竹簾棚，那是××難民收容所，裏面居住着千百個毀了家的同胞！

夜深了，風刮得更厲害，路旁的電線桿，被吹得格格的作響，這時××收容所的門前靜悄悄的沒有一人，在那××宿舍牆腳邊的暗角裏，却滾着一段黑黝黝的東西，遠遠望去，似乎還在顫動着。那邊傳來一陣剝剝的皮鞋聲，接着跑過來一個中國探捕，神氣十足，兩個眼兒朝着天，突然他「囉嗆」的喊了一聲，原來他一脚踏上那黑東西，給拌了一跤！

容。

這時，那個跌跤的探捕已爬了起來，他雙眼圓睜，惡狠狠的指着那黑東西：

「半夜三更，你這不知死活的東西，伏在這裏幹嗎？想偷東西麼？帶累你老子拌了一跤！」

接着便向那黑東西——一個遭人間遺棄了的可憐蟲——使勁地踢了幾腳。

「噯，噯……噯，噯……」

只見那黑東西顫縮，腳伸伸，那軟弱的聲浪又起了：

「先生……我並不是偷東西的賊……我……是個無家可歸的難民……可憐我從×地逃到這裏，已四天沒有吃飯……今天……聽說此地有收容所……雖然精疲力盡，却滿存一線希望……希望收容……所以從大清早起……空着肚皮跑到此地……誰知收容所人已滿了，不能收了……我再三懇求他們，總是不答應……沒奈何，躺在這裏偷活等死……讓西北風吹僵了我的身體好了，我的苦也吃得够了……就這樣的死去了吧！再不要這污濁的世界了……但可憐我那……」

「誰要聽你這些鬼話！」

一聲粗魯的喝罵打斷了那微弱的斷續的泣訴。

那個中國探捕大約是在想到剛才拌了一跤的事情了，他好像再也按不住這股怒火。

「他媽的狗東西！算今天老子運氣撞到你，你這小偷兒，還想在老子面前掩飾嗎？哼！今天跟我行裏去，打斷你這兩隻爛狗腿！」

接着又是使勁的踢了幾腳！

「嗷！……嗷！……」

剝剝，又是一陣皮鞋聲，接着是手電筒光一閃，一個外籍探捕出現在他的面前。

「×偵探，甚麼事這樣憤怒，碰到了強盜麼？」

「不知從那裏逃出來的鬼東西，伏在這裏裝腔！」

那中國探捕用生硬的英語回答着。

「逃出來……的，難道他是難民麼？」

外籍探捕的目光開始注意到那黑東西，低頭想了一想，口內沉吟着。

「他算是難民，你幹嗎問他？」

頓時一絲憐憫的笑意浮上那外籍探捕的臉上，一張五元的簇新的法幣，從他的衣袋內飄了出來。狂風漸漸的平靜下來，小星

在雲縫裏偷窺着，晶瑩的月兒開始在天空中展開，銀白的光，悄悄地映到××宿舍牆腳邊的暗角裏，好像對那可憐的黑東西，伸出同情的手臂！

（作者自註：聽了友人報告上面的一段事實，我麻木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我簡直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那外籍探捕的義俠行為，我們應向他致無限的敬意。）（712）

覆巢

陸蠡

九月初秋涼的一天，上午十點鐘左右，我走過這成爲上海中心的大動脈——霞飛路。因爲小病，我二十多天不出門了。一雨便成秋，道旁法國梧桐的葉子似添幾分憔悴，照面的陽光也那麼柔和無力，失其脅人的炎威，轉覺有幾分可愛。這條路的情形和二十多天前已大不相同。記得我最後一次踏過這條街的時候，路上的人形色都有點張皇，漂亮的少年少女一個也沒有，滿街都是衣服不整潔的工人，商店伙計，童子軍，救護隊等，路旁坐滿面有飢色的被難同胞。目前情況是不同了，商店大半復業，櫥窗裏鋪陳着誘惑的物品，無線電在播音，電車汽車照常走動，衣履入時的男女也以極安詳的姿態緩步人行道上，一切是這般和平，謐穆，設若不是常有隆隆的炮聲繼續送來或軋軋的鐵鳥掠過空際，真會令人疑心

這裏是避亂桃源，大家過着安閒歲月呢。

我對於這樣安閒之羣雖有點損心，但是我覺得大家愁眉苦臉也用不着。這時候，除了工作，工作，工作，牛衣對泣是無補實際的。所以心裏儘管苦悶，臉上却有笑顏存在的必要。

我慢慢地通過這成爲上海中心的動脈，心裏胡亂想着。在一條比較冷靜的轉角上。我遇見兩個婦人，一個三十左右，一個則是五十開外了。她們坐在一家閉鎖了的大門沿階上，好像沒有感覺似的，不理睬路過的人。她們的衣衫尚新，却滿沾泥土，一看便知是戰區逃出來的難民。我瞥視了一眼便走過去了，但是我的感覺有點異樣，使我覺得有兩個人的面形跟着我，一副有着明亮的眼睛，另一副則是悲切的表情。

我走了很遠，那兩副面孔始終跟着我，好像它們是素識。我搜尋我的記憶，我把步折回來，我再注視這兩位婦人，而我仍想不起她們是什麼人。

「是×先生麼？」突然我聽到從老婦人的口中吐出這樣的稱呼。瞧她的臉，跟淚珠串似地滾下來了。我端視了好久，我才認出她們是什麼人，至於我和她們怎樣相識，却是一年前的事。

去年夏天，我應了一位朋友的邀請，在長江邊的一個小村裏住了好些天。那裏原是我從前學校所在的地方，那一帶我很熟悉，我非常喜愛這所在。沿江的長堤上長着鬱鬱的槐柳，堤下便是不

盡東流的長江，堤裏邊却是一片葦塘，不知名的鳥類吐出歡歡的啼聲，襯着這瀾綠一片，遠處乃是一角城樓，是縣治的所在。每當朝暾初上，或夕陽將下時，我曾有不少的年青的記憶，使我對這河山發生深厚的感情。

我們原是暑假偷閒，到這江邊樂一樂的。我們居住的是一家漁戶。房屋傢俱很簡陋，但瞧他們的家庭生活，却很美滿。他們一共七人，一對中年夫婦，一個母親，三個孩子，和一位死了丈夫的弟婦。男的晨出晚歸，漁汛時捉漁，平時則種菜耕田，蕩蕩的田園，一家衣食粗可維持。女的一年到頭打絨線衫，說這是包工，絨線由工頭供給，打成絨衫照件論工資。有一次我說要請她們替我打一件，她們說這是不可能，查明要罰的。

由於我們隨便的習慣，使得我們和他們很親近，如同一家人一樣。我們也不講禮貌，跟着家人一般的稱呼他們。男的叫阿祥，他的妻子大家叫阿姊，弟婦便叫阿妹了。我們的生活也和他們一致，我們一同吃麥飯，夜裏一同坐着拍蚊子，談天，看螢火，有時坐在他們的小船到江邊遊一遊，我們羨慕他們每天的生活，他們却希望兒子做讀書人。

不久，我們離開了，我已經把江邊故人忘得乾乾淨淨。却料不到今天在這流水游龍的霞飛路逢着她。五十多歲的老婦是鄰人，她認識我。三十左右的婦人即是阿姊了。

「是×先生麼？」老婦人繼續問。

「是阿姊麼，怎樣來的？」我明知她是怎樣來的，但我還是老套地問。

青年女人惘然望着我。她的眼睛似有幾分異樣。那是顯露着警懼、恐懼、和無可告助的精神。這眼睛，我一向熟悉的、溫和、明潔、含笑的，現在却異常接觸我，令我寒慄。她望着我，却不回答我的話。顯然她是認不得我，或者受刺激太深，感覺麻木了。

「阿祥他們呢？」我轉身問鄰婦。

「天啊，他們死得可憐！」接着她告訴我這一家人不幸的遭遇。說是戰事發生後，他們因為捨不得家園，別處也沒熟人，只是惴惴地躲在家裏。終於有一天敵人侵入這毫無防禦的家宅，勒迫阿祥交出漁舟，強他划着去偷襲某某河口，阿祥在淫威下，載着敵人向自己的弟兄方面衝去，漁舟覆了，阿祥肩上了中彈傷，泗水回來。到家以後兩天又有四五個鬼子闖進他的住宅，對阿祥意欲強加凌辱。阿祥按不住怒火，持刀逐去，砍傷了一個鬼子，於是這全家的慘運便開始了。爲了報復這一刀之恨，阿祥被縛在柱子上，備受刀刺鞭撻。三個孩子和老母殺在他的面前。在他未曾完全失却知覺之前，眼看胼胝經營的家園起火了，這時阿姊剛巧外出，所以留得一條生命。

「阿姊怎樣呢？」我問。

「聽說被鬼子擄去喂馬了，大概成了馬蹄下的泥漿罷。可憐忠厚的一家人，遭到這橫災，還說天有眼麼？」

一種沉重的心情佔據了我。我沒有苦痛，沒有悲哀。我知道像這樣的例子不知還有多少！「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乃理之當然。歷史上便有無數先例；而且我相信以後的歷史還要照演下去。我們除了自強，還有別的法麼？

不知不覺間我離開她們了。突然我聽得悲切的聲音。

「×先生，叫我們到那裏去呢？」

「到那裏去？」我如何回答她。我想起長江邊上的小小家園，她們除了那老窩是沒地方可去的。我感然了。我回頭看她們。一副悲愁的臉接觸了我。我只能掏出身邊不多的錢給她們，替她們雇了一輛黃包車，對車夫說：

「到××同鄉會。」

（選自烽火第四期）

露宿街頭的人們

譯報特寫

砲火把萬千無辜的人民驅逐出家屋，雖然本市有「難民收容所」來收留他們，然而還有很多的人們却露宿在街頭，過着悲慘的流浪漢的生活。記者每天深夜踏着自已孤寂的瘦影，回家在店鋪的門檻旁，像一大堆垃圾一樣，總有好幾人蜷縮在一起，偶爾

聽到他們的打鼾聲，在這沉寂的夜空中聽來，真是悽慘極了！

這幾天差不多每天都有雨水，而這些露宿在街頭的人們，好像並不把「雨」當作怎末一回事的。他們依舊呼呼地打着鼾，在慘淡的電燈光下，記者站住了向他們細看，那棟黑沈沈的臉孔上，呈露出一種極度的疲勞之色。記者看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仰着他的骯髒的瘦臉兒，這時雨水正像水簾一般往下直瀉，而這個孩子却正呼呼地酣睡着。雨水打在他的臉上，並且往耳朵兩邊流去，記者再也不忍看下去了，只是帶着滿腔的辛酸，向前奔走。轉進另一條路，記者聽見一個沙啞的聲音，似在求饒，又似咒罵，說：

「國難期間，應該幫幫忙才好呀！白天你們是要做生意的，晚上總不要做生意呀！那末，睡在你們的店門口又何妨呢？不是吹牛皮打仗之前，我也跟你們一樣，是睡在房屋中的呵！現在是沒有辦法呀！……」

「不准多說，你不想想你自己身上是一身的白蛋麼……」

記者掩起耳朵來，急急忙忙地走着，不敢再聽下去。於是又轉進另一條街。這條街，燈光比較地暗澹得多了，記者捧着顆辛酸的心兒，向前趕走着，不幾步，聽見一片沉重的歎息聲，記者定眼一望，在暗灰的一角，只看見一個骯髒的人兒，在街沿石上，雙手捧着頭，手指還亂搖着蓬鬆的頭髮，於是又是一聲沉重的歎息聲發出

來了

記者覺得好奇起來，走上前去問他，他只是向記者眨了一眨白白的眼珠，於是又垂倒他的頭兒，經記者再三催問，他才說：

「什麼人都瞧不起我，我有老婆，也有孩子，可是打仗了，從虹口逃生出來，帶出的一百多塊錢，沒九個月都用光了，於是住到難民收容所中去，可是沒兩個月，孩子死掉了，老婆是頂愛那孩子的，自那孩子死了，她也就發了瘋。在一個深夜中，她趁我熟睡的當兒跑掉了，從此我再也找不到她了！唉！只我一個人活着，一個人呵……」

他又垂倒他的頭兒，一聲聲沉重的歎息聲，又連續地發出來，記者急忙又向前逃也似地奔去……

砲火把萬千無辜的人民驅逐出家屋，人民雖在受苦，然而中國却有個輝煌的「明天」，是無疑的！

(廿七·六·二十四·譯報)

一個神經病者

朝露

——難民所裏的特寫——

這幾天，老天老是板起牠那一副陰沉沉的面孔，雨下個不停。牠好像爲這一羣不幸的人們而悲傷而流淚。

層層的烏雲籠罩了整個的天空，每個人的臉色，更顯得悽慘枯瘦得可怕。這間大而不透光的——這房子原來是堆棧，僅只高高的屋頂有幾個小窗——堆滿人的屋子裏，整個的空間似乎充滿了悽切悲慘的景象。

有的人聚集在一起談天，有的人圍坐在被頭裏緊蓋着牆閉起眼睛不知在想些什麼。此刻屋裏現出從未有過的靜寂。

因為怕雨飛進屋子裏，把窗戶統統都關了起來，同時又因陰天發潮，於是出人們的身上和各種不清潔的東西混合着發出一種惡濁的臭味。房子裏的空氣更加惡劣，使人感到頭昏心惡。我因忍受不了這種氣味，就跑到房門口，背靠着門板，呆呆的站在那裏望天落雨。當時我的腦神經像亂麻一樣在胡亂的想着一些不關緊要的事體。

當我正在想得入神時，忽然從我背後左角落裏發出來一種怪異的笑聲，很尖銳的刺入我的耳鼓裏，使我吃了一驚；不過立刻我便理會，是曾經聽過的笑聲。我本能的回過頭來，將目光轉移到那發聲的地方。我看見了那一位約有四十來歲的雜友曾劉氏，穿着一身公家發給她的黑色棉短衣褲，披散着頭髮，呆板着一副似乎久未洗過的又黑又瘦的面孔，那一對黑而圓大的眼睛一溜一溜地轉動着，捏緊兩拳兇狠的好像要和誰拚命似的。她的上半身像北平動物園裏的動物吃飽之後，無意識的前後搖擺着。

本來她這種奇特而使人看見又好笑的動作，是大家已經看慣，都以為她是一個癡子，所以也就沒有人去理會她。

我心裏在想這個人究竟是先天的愚癡呢，還是受了什麼刺激？如果是後天的話，那就一定有她的歷史根源了。我因被好奇心的驅使，就跑到她跟前和她閒談。我想由談話中也許可以窺探出一點她的身世。

「喂！你是那裏人？」我開始這樣問。她只是不出聲的癡笑而不答。

「曾劉氏阿姨！喂！你告訴我，你是什麼地方人。」

她呆看着我。

「呵！好好的告訴我……」我一面笑着，像愛護小孩子一樣很溫和的哄着她。

「東三省人。」她癡笑了一陣，才慢吞吞的吐出這四個字。

她仍坐在她自己的鋪位上，身子還在不停的搖擺着。她終天不離坐位；只要不直接碰着她，無論天大的事，她依然安坐不動，像沒有看見一樣。她好像有她自己的天地。

「哦！東三省這麼遠。你什麼時候來到上海？此地可有些什麼人？」不料這一問倒問出禍來，她聽了我的問話，起先大笑了一陣，後就嗚嗚地哭起來了，盈眶的眼淚模模糊糊地滾滿一面。我看着她那可憐的樣子，心裏很難過，我想這人一定別有隱痛。於是我也不

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林先生，做做好事吧！把她調到別的房间裏好吧！」靠近她睡的一位十六七歲的阿妹難友向我提議。

「爲什麼要調，還不是一樣麼？」我這樣的回答。

「先生，你不曉得，她常常睡到半夜裏，還在叫喊，有時候夜裏坐起來，嘴裏嚙哩咕嚙的不知說些什麼。」阿妹接着又說了這幾句。

「她說些什麼，你一句也沒有聽到麼？」我問。

「——你看你看！那不是一隻腳麼？我那天夜裏聽她這樣的叫。有時我睡得好好的，被她這種聲音驚醒。」阿妹說着還做着可怕的表情。

「你還聽到她說些什麼？」我又問。

「有的時候聽她叫着：『愛珍！愛珍！有時罵着：媽那個巴子！可惡的鬼子！媽的巴子！』」

我本是爲了想知道這人的來歷才來和她談話，可是談話的結果仍得不到要領。我想用什麼方法才能够探聽出她的身世呢？我無精打彩的呆坐在那裏。朝佳門外望望天空，雖然還有一點點毛毛雨，可是漏隙的雲層中，彷彿透露出一點兒光亮。房子裏的空氣似乎好了一點，我也沒有那麼難過了。

「謝謝你呵，林先生，還是把她調走吧！不但到了夜裏看見她

那樣子可怕，而且有時候吵得我們課都上不成。」另一個索珍難友懇求着。

她們這樣左一求右一求，真使我覺得沒有理由再不允諾她們的意見。我只好用「好吧，讓我慢慢的想辦法，」來塞實。同時我一面想着——把她一個人住在一個房間吧，那有這麼多的房間，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同時也不放心。調到另一個房間吧，還不是吵得別人睡不着覺麼？這個問題倒使我有點爲難了。

「喂，阿姐！你知道曾劉氏來到這裏有多久？」我想試試看她可知道這個神經病者的來歷。

「她麼？讓我想想……呵！恐怕快四五個月了吧？」素珍這樣回答。

「她來的時候有沒有神經病？」我追問着。

「不！她來的時候還好，和她說什麼她都知道了。」

「那麼，她是怎麼發癲了呢？」我急急的追問着。

「呵！說來這人才傷心呢！她本是奉天人，自從『九一八』東北被強佔之後，她的惟一心愛的獨子，因不甘受壓迫便投身義勇軍，不幸，在入伍未久就犧牲了。因此她對於敵人更加痛恨，以後畢竟因厭惡那塊被敵人蹂躪得污濁不堪的故土，隨着她的丈夫和一個女兒——今年十九歲——忍心的拋棄了她久居的故鄉，到北平謀生。在北平住了幾年，去年到蘆溝橋戰爭爆發後，她一家三

口才來到上海。不料來到上海不久，上海又遭了和盧溝橋、東三省同樣的命運。」

素珍說着嘆了一口長氣。

「現在她的丈夫和她的女兒呢？」我因急欲知道她的病因，不等素珍說下去又問了一句。

「她去年從南市往外逃的時候，她的丈夫和女兒早上出來，她下午出來，不知爲了什麼原故，出來後到處找不到她的丈夫和女兒，同時因爲她來到上海不久，又認不得一個人，打聽也無從打聽起，一直到現在還是無影無蹤。」

「以前她常對我說她晚上常常做惡夢，有時候夢見她的丈夫被炸彈炸死了，尸體分爲幾段，血肉模糊使她辨認不清。有時候夢見她的女兒被日兵強姦，或殺害，有時她被惡夢驚醒，有時在睡夢中呼着她女兒的名字——愛珍！」

「以前她常對我們說她老想死，覺得活着沒有意思。那時我們還爲她擔了不少的心呢！」

素珍講到這裏，因事就走開去。我已經知道這個神經病的病源，也就沒有留住她再講下去。

我想，抗戰以來，與這會劉氏遭受同樣命運的恐怕還多着吧？

離了廠的「包身工」

啓 一

——何處是她們的歸宿？

難民收容所裏收容大批難民，可是街頭巷尾還集有許多難民。在一條弄堂中，兩個中年男子和一個中年女子領着十幾個女孩子蹲在那兒。仁濟堂派出來在街頭收容難民的卡車經過了那兒，他們一看，非常地怪奇，這一大堆人，難道是一家不成嗎？決不是的！他們走上前去帶着威脅性的聲問，却原來是一堆「包身工」，兩個男子，一個是老閩，一個是助手，再一個中年女子却是老閩娘。

「包身工」似乎用不着筆者多加解說，大家都已深知道了。

當下仁濟堂派了兩輛卡車，一輛裝着老閩，老閩娘，助手，一輛裝着這十幾個肌膚瘦的「包身工」，分開兩個方向駛去了。

在××難民收容所裏，這十幾個青年的女「包身工」蹲在地下，一聲不響，彷彿十幾條禿了毛的瘦狗。

難民收容所裏的人，告訴她們：「你們的老閩，老閩娘，助手，不在這裏，快說，他們是怎樣的虐待你們？」

有幾個青年的「包身工」拉着沙嗓子哭起來了，嚷着要「老閩」有人問她們：「爲什麼要老閩？」回答的是：「我們沒有飯吃了！」難民收容所裏的人，告訴她們：「這裏可以把飯給你們

吃，而且可以將你們送回家去！」

有幾個沒有哭的「包身工」，就將腦袋抬起來了：「先生，老闆捉去了頂好，我們都是被騙出來的，有的被拐出來的，我們替他做了四五年工了，一個錢都拿不着，每天只吃一頓飯，一頓粥！這一次，我們差一點把性命都送去了，我們有幾個小姊妹都被老闆送給東洋人……」她嗚咽起來了，哭得很傷心，不再說下去了。

難民收容所裏的人，一再地追問她，她才說出了下面的一串話：打仗打了好幾天，楊樹浦的人都跑光了，老闆還不帶我們跑，他恐怕我們自己偷逃走，就把我們幾個小姊妹，關鎖在兩間屋子裏，老闆天天到日本紗廠裏去，他對我們講，日本紗廠等兩天仍舊要開工，他說是東洋人親自告訴他的，工錢還沒有領到，即使要逃，也要等工錢領到了才能逃！

「一天晚上，我們親眼看見我們老闆帶着幾個日本兵到另一間關閉着我們小姊妹的屋子裏去了，一個日本鬼子用着一柄尖刀，在對着一個小姊妹的胸中刺去，我差不多嚇昏過去！」她停了一停，說話的聲音與聽的人的心一同地顫慄起來了！

「第二天，我們偷偷地跑到另一間我們小姊妹屋子中去一看，她們都赤裸裸的倒在地上，滿身都是血跡，還有一柄小刀插在一個小姊妹的下身……」

「當天的晚上，我們的老闆也跑回來了，據他說：日本人用皮

鞭子打了他一頓，工錢仍舊沒有拿到，他說要帶我們跑了，此地住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們便逃了出來！」有人問她們是情願回家去，還是情願仍舊在上海做工，多數的回答是情願回家去，其中有兩個一聽到這話，都嚇得哭嚶起來了，據她們中的小姊妹說，她們出來有十多年了，是一個被「包身工」老闆拐出來的，她們兩個都是人家的養媳婦，現在都不敢回家了，其先拐出她們的一個「包身工」老闆，將她們已經轉押過好幾個老闆了，他們的老闆是從另一個老闆手中買過來的，現在這兩個「包身工」已經成為她們的老闆的私有品了，兩個賺錢的工具。

以上均是記者耳聞與目見的。

（救亡日報）

失業女工的呼聲

譚報特寫

十路公共汽車把記者帶到了延平路，跳下車，向南走幾步，就有三四輛黃包車向記者來問：「阿要擺渡？」記者一呆，抬頭向前面一望，原來一片泱泱大水，正橫在記者不遠的前面。

「申園收容所」就淹在那一片泱泱的大水之中。

像從岸上走下船去，一條一條的「跳板」縱橫地交叉着，記者小心翼翼地走着，深恐掉下「河」去。走進潮濕的「辦公室」，記者說明來意後，就有一位身材不高的A女士來接見記者，A女

士請記者坐在靠窗的一隻桌子旁，記者剛一坐下那隻破椅子，覺得我的腳有點濕了，向桌下一望，天呀！原來記者的腳正浸在一層薄薄的水里哩！

A 女士精神非常好，一口寧波音，詳述着華成煙草公司所有的女工友，怎樣在抗戰前後替廠方努力，願「爲廠犧牲」。

「八月十二日整個的虹口陷在戰爭的恐慌中，工友們有的想搬家，有的想回到鄉下去暫避一下，可是廠方有命令——不得擅自離廠，否則收回牌子——我們全體工友爲了資本家的廠，同時也爲了自己的生活，恐慌地工作着，直到八月十四日，離我們廠不遠的一個日本司令部裏發出轟轟的砲聲，把整個的華成煙廠震動了，於是工友們方全體離廠，各自逃命。可是先生，爲了不能擅自離廠，我們在事前什麼東西都不能取出，只光着身子逃出砲火，我們吃盡這種痛苦，而這種痛苦又爲誰吃的呢，廠方難道可以忘掉麼……」

A 女士說到這裏，聲音顫抖着，顯然，她的內心是很悲憤的。接着她又說：

「先生我們向廠方前後請願過幾次，可是廠方總是打電話給巡捕房，用武力來威脅我們。第一次我們一千多個工友去請願時，還有工友被打傷呢！」

這時，圍在桌子周圍內，已有很多的女工友了。大家的臉上，都

有一層憤怒之色。A 女士又說：

「現在金鼠牌、美麗牌又都出品了，生意非常好。在名目上，華成、德隆、瑞綸代捲，實際上，華成是盤了德隆和瑞綸了，而廠方爲什麼不用我們老工人呢？我們也曾要求：我們情願一個月做半個月，讓大家都做工，可是這條件也辦不到……」

「這次因爲這裏都是大水，所以要求廠方給我們搬一個地方，同時，也請求廠方給我們每人每月維持費五元，在廠外住的十五元，可是廠方還是不答應！」

這時站在桌子周圍的工友們中間有一個說了：

「像英美煙公司對待工友就好了，他們還是外國人哩！」有一個 B 女士說了：「這次我們去請願時，有一姓顧的說：

「你們爲什麼一定要靠老闆呢？聽說虹口正在大批招請女工，你們爲什麼不去呢？」天呀！那個姓顧的不是叫我們去做漢奸麼……」

於是大家都嚷叫了起來，說廠方有些人說了許多對不起國家的話。最後 A 女士說了：

「廠方雖然怎樣欺壓我們，侮辱我們，然而在國家多難的時候，我們還是要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向廠方提出合法的要求的，我們全體工友都希望廠方也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不要欺壓我們，我們是應該共一致的！」